你记住的梦,都是刚刚做的

■孙道荣

一觉睡到天亮。她说,昨晚做了一个梦。

我也做了一个梦。他说。

他问,你梦见了什么?

她向他描述了那个梦。他也向她描述了自己的梦。两个人相视一笑,一个梦而已。

整个晚上,她辗转反侧,似睡非睡,似醒非醒,没睡好。

早晨,她揉着惺忪睡眼,打着哈欠,说,昨晚做了好多梦,乱七八糟。我记得最后一个梦是这样的。说了那个梦。

其他的梦呢,她都不记得了。

半夜,她忽然发出一声尖叫,吓醒了。他问她,怎么啦?

她心有余悸地说,我、我刚刚做了一个噩梦,吓死我了。我真的是在做梦吧?

他安慰他,你看,我们不都好好的吗,你只是做了一个噩梦而已,没关系,继续睡吧。

早晨,她被他喊醒。

她迷迷糊糊睁开了眼睛。说,讨厌,我刚做了一个美梦,就被你喊醒了。

那你再睡一会吧,看看能不能继续那个梦。

她躺下,闭上眼睛,却睡不着了,更无法续上那个美梦了。

早晨,两个人同时被闹钟唤醒。

他说,我做了一个梦,好有趣。

她说,我也做了一个梦,太不可思议了。

她好奇地问,你做的什么梦?

他说,时间来不及了,我们还是先起床,洗漱,等会吃早饭的时候,我再告诉你,你也告诉我。

吃早饭。她问,你做了什么有趣的梦?

他顿住,半晌,说,我想不起来了。

那你做了什么梦?

我、我也忘了。

她说,我昨晚又做了一个梦,一个好长好长的梦。我敢肯定,昨晚我一睡着,就在做这个梦了。

他说,不可能的,我听说,一个晚上,我们会做很多梦,只不过,我们能记得的,只是最后一个梦,也就是醒来之前的那个梦。其他的梦,被后面一个梦覆盖了,不会给我们留下什么印象。

她问,那为什么有时候,我会记得一晚上做了好多梦?

他说,那是因为你睡得不踏实,一次次醒来,于是,刚做的那个梦就被你记住了。

她惊讶地哦了一声,那我们一个晚上得做多少个梦啊?我们这一辈子又得做多少个梦啊?

他笑着说,我们的一生肯定做了无数的梦,不过,不管我们做过多少梦,都只是一个个梦罢了,并没有真实发生,而且,绝大多数的梦,我们很快就忘了,我们一辈子能记住的梦,对我们的生活有影响的梦,其实并不多。

她点点头,幸亏它们都是梦,只是梦。

忽然,想起了什么。她说,小时候,我做过很多梦,年轻的时候,我也做过很多梦。这些梦,都是我醒着的时候做的,是真正的白日梦,但它们都是我曾经的梦想呢,可惜,跟那些我晚上做的梦一样,我将它们都忘却了,丢失了,抛在身后了。说到这里,她的眼里,流露出淡淡的忧伤。

他也叹了口气,是啊,我们都有过很多遗忘的梦和梦想,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怎样过好余生。这是我们能记住的刚刚做的一个梦,也可能是最后一个梦。

……我恍然惊醒,从办公桌上直起腰,发觉自己刚刚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两个人的对话。

梦里的他和她,跟我一样,跟我们一样。

夜航船

朝花夕拾

荠菜的尊严

■瞿春红

都说梅花傲霜欺雪,“凌寒独自开”,荠菜也绝不逊色,既可“拨雪挑来叶转青”“偏向寒门满地生”,也能在“城中桃李愁风雨”之际,“春在溪头荠菜花”。先春而萌,返青最早,是大自然恩赐的一种绿色野蔬。最难得的是,荠菜生长时间完胜梅花,禁得起冬天的寒霜冷雪,耐得住春日的气温多变,从十一月一直到清明前后,让喜爱荠菜的我们可以尽情享受。

挖荠菜不仅需要好眼力,更需要有灵敏的嗅觉。与荠菜外形相似的野草多达九种以上,熟知荠菜如我,有时候也会被相似的外形迷惑。好在荠菜根部有股独特的药香味,一旦我无法从外形确认,就把荠菜连根挖起,使劲嗅一嗅根部,从气味认证是我迄今为止认为最靠谱的方式。

荠菜难寻难辩亦难挖。特别是那些生长在野地里的荠菜,往往扎根极深,若是不熟识它们的生长特点,很容易挖浅,导致荠叶四下散落,这便糟蹋了一株好不容易找到的“野味”。遇到这些“不易招安”的荠菜,最是性急不得,须温柔地梳理一下黏附在泥地上的锯齿荠叶,小心地将之与地表分离开来,用剪刀或者小铲子贴紧根部,细细深挖。挖出来的根须上沾满了小块泥大块泥,用力一抖,泥土落地,整株荠菜便可完好无损地收入篮内。这些野地里的荠菜,叶表颜色多半不如隐蔽在菜叶底下的荠菜那般色泽碧翠可人,朝上的叶片或呈焦褐色,或现深紫色,看上去无精打采、干枯苍老,翻过来才能发现底部还是翠生生的翡翠绿,鲜嫩嫩地散发着早春的气息和问候。刚开始我还小瞧了这些荠菜,嫌弃它们“老”了口感太粗糙,后来发现它们的味道更地道,更醇厚,更带劲。挖这类荠菜自然更考验耐力和体力,等我挖完一片荠菜时,常常双腿麻木不堪,眼前直冒金星。但只要看一眼满篮子的荠菜,所有的辛苦便都值得了。

我对荠菜的情感由来已久,真正应了一句浪漫的诗“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有一年春节,也是日日雨雪交加,冰冷刺骨。尚在襁褓之中的儿子又特别黏我,哪怕熟睡了一放到床上也会在几分钟之内醒过来喊“妈妈”。可荠菜的气息诱惑着我,招引着我,让我根本没有办法不去光顾。眼看雨雪短时间停不了,荠菜已然在田野间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我再也等不下去了,披上雨衣,撑着大伞,一手抱着儿子,一手提着篮子,缠着丈夫出门挖荠菜。

那次可能天气太冷,我们找了好多个常去的地方,却只看到一些没长大的迷你荠菜。丈夫提议过几日再来,但与荠菜打了多年交道的我深信荠菜一定已经成长于某个隐秘的角落,我们一直走到一片靠近麦田的树林里,我把睡着了的儿子交给丈夫,熟练地拨拉开湿嗒嗒的陈叶,陡然间兴奋得欢呼起来——隐藏在落叶下的荠菜一览无遗,比裸露在土地上的颜色更鲜嫩,叶片更饱满,那绿色鲜润而浓郁,竟令得周边的雨水都仿佛浸染了绿颜料。

丈夫又惊又喜:“这荠菜也太有意思了。站着看,找不出一株荠菜;蹲下去,简直就是一个荠菜老窝!”

是啊,卑微如荠菜,亦需要你虔诚以待——你若高高直立,它便泯然于地面拒而不见;你若屈尊蹲下,它才现出真身入你眼中。

快乐老家

春夜,总是那么让人充满了想像

■陈于晓

春日,乡间的暮色,是在某一种声响中缓缓拉开的。比如,小生灵的啼鸣,或者就是新透了绿窗纱的那一种。不过这种啼鸣,也可能只是浸润了绿窗纱,因为这样的啼鸣,本身也是绿的,一旦渗入绿中,便不见了。但有时也会悄悄地漏出来,洒在昏黄的灯光里。

乡间人家的灯光,都有着昏黄的韵味,只是这昏黄,其实就是一种温馨。春夜很薄,又湿润,风一吹就破了,因此也常常会漏下一阵雨来。如果只是落上一阵,这雨,通常是清亮的。一点一点的雨,一点一点地亮着,照亮一小片庄稼的面容。若是这雨点,开始柔软成了雨丝,则就绵绵起来了。雨丝极细,比针线还细,因此在给大地缝补花花草草的时候,泥土就一点都不疼了。在夜的淡淡雾气的笼罩下,我们看不清雨都在做些什么。或许,雨在给春姑娘的裙子,绣好看的花朵吧?第二天清晨,雨停的时候,大地肯定又会在浓墨中,增添了重彩。

这雨,自然是喜雨,凡是春天的雨,都叫喜雨,尤其是随风潜入夜的那一种。说是润物细无声吧,也可能是你没有仔细听,我曾经撑着一把小伞,踏着夜色去听过。雨是有声的,哪怕再细小的雨,也是有声的。只是有时这种声音是那么轻,至少比我的脚步声要轻得多了。尽管有时候我也会怀疑,这雨声,很可能不是雨声,而是草木庄稼在吮吸雨水,或者是草木庄稼在宁静中拔节。但总之,这也是雨声,是雨水发出的声响。溪水汇聚着雨水,在淙淙地流淌着,彻夜不息。但溪水是温柔的,所以它浸润的也是万物或者人家最温馨的梦境。

春夜可看雨,最好看的,是打在旧年瓦屋顶上的雨,被远处昏黄的灯火映照着,一朵朵的小雨花,绽放着一朵朵的暖。而檐下的雨,则被灯光放大成了豆粒,却也只是轻轻地滴答着,像是某种曼妙的声音,比如时间,在这春夜,时间仿佛也是这么滴答着的。如果透过人家的窗口,恰好看到雨丝和柳丝交织在一起,则雨就可能是彩色的。我忽然喜欢上这彩色的雨了,因为我觉得彩色,最符合春天的审美。但黑白也挺好,黑白是宁静的色泽,并且夹杂着一种古典的意境。在春夜,蕴含在黑白意境里的悠远与绵长,最宜听,而且这雨夜,本身也就是一种听觉。听得近一些,雨声就在窗口,是要潮湿睡眠的那一种;听得远一些,雨声在三五里地外的小河边,静静地,又仿佛有个声音在问:这半夜的,鲤鱼上滩了没有……

在空灵的雨声中,是否还有一盏渔火,在一闪一闪地游动呢?我最希望着,还有一位戴斗笠披蓑衣的渔翁,坐在夜的深处,守着夜的空旷。也许春夜是空旷的,四五枝翠竹,三两枝桃花,悄悄地挪了挪身子,尽可能地把空旷填补一下。只是她在说,春夜怎么可能空旷呢?这绵绵密密的雨,可是无孔不入的,这密密匝匝的呼吸之声,可是无处不在的。是的,如果这样说,春夜确实不可能是空旷的,哪怕是在没有雨,月色或者星光很好的晚上。

在春夜,星光特别纯净,像世上最清澈的眸子,从星光中,简直可以看见夜色里那些最清澈的影子。天空总是很慷慨,很随意地把星光的灿烂,处处撒播着。星光撒在原野上,丢了影踪,撒在水面上,则成了灯火。当星光落成灯火,水波就一漾一漾地,漾出了春夜的柔软与辽阔。这个时候,踩着星光晚归的人,如果是他,脚步声有可能是在她的窗口消失的。而如果是她,脚步声也许就拐进了某一条旧年的小巷,她可能要去采一束丁香了。再如果落雨,小巷成了雨巷,明朝,听春雨的人,或许还没醒来,杏花的叫卖声,就一声一声从巷子深处传了过来。

而今夜无雨,有很好的月色,在铺开来,也像乳白色的雨水在流淌。枕水而居,半夜里,我推门而出,恍惚之间,有桨声在响动,哗啦一下,一轮明月,从一支桨划开的涟漪里,脱颖而出,片刻之后,隐约在了树梢上。但也许,这些只是我的幻觉。春夜朦胧,无论落不落雨,都溢满了水雾。地气是暖的,我的心头是暖的,我的梦境也是暖的。春夜,总是那么地让人充满了想象。

湘湖新苗

多彩的校园

■方琦

萧山人说萧山事,作为萧技人,我就来说说我们萧山技师学院的那些事吧。

爷爷告诉我萧山技师学院原为通惠乡范围,附近有一条通惠河,清朝时期萧山最大的民族企业——通惠公纱厂,就坐落在这里。而今,旧貌换新颜,这里已经是我们技师学院所在地了。

夏天,校园处处绿树成荫,蝉声阵阵,让人切身体会到“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意境;硕果累累的秋,学校也是生机勃勃,金黄黄的果子,还有一簇粉,一树翠,一地青,远远近近、高高低低,各种色彩融合,如一幅色彩绚丽的油画,然后不自觉生发“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感慨;冬天总有秋收冬藏的肃穆,而我们的校园却仍然色彩缤纷,绿的是四季常青、黄的是银杏树叶、红的是五角枫树,这些构成了校园冬天特有的色彩;当然最美的季节还是春天,郁金香、海棠、樱花等姹紫嫣红、争奇斗艳……

当你站在校门口时,就能看到正大门有两株参天大树,枝繁叶茂、四季常青,在其树荫底下还有几朵醒目的“红大花”,那是学校专为喜爱阅读的学子撑起的大伞,在大伞下面有铁艺圆桌和铁艺椅子。一把把红伞,一张张圆桌,一溜溜椅子,一群年轻的读者,成为学院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除了阅读,我们还有很丰富的课外活动,如茶艺社、综艺社、朗读阁等社团活动。我们根据个人喜好和特长,选报社团,这些社团开展的活动既陶冶了情操,又增长了才干。当然,校园里最热闹也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操场,特别是在下午第四节活动课,操场上人声鼎沸,跳绳、打球、跑步,热闹非凡。

进入我们的校园,你还会发现我们学院里除了每个年级校服颜色不一样外,还有其他几种色彩的服装——蓝的、灰色、红黄相间的等等,那是来自不同工种的学生,学院统一给他们发的实训服。学校现有数控加工、数控机床装配维修、机械设备装配与维修、模具制造、工程造价、烹饪工艺与营养、会计和现代园艺技术等多个专业。源源不断地为国家、为萧山各行各业培育很多急需的高端集成型人才。

我们的校园生活,如同口饮蜂蜜,甘入心田,不负韶华,在多彩中陶醉,在陶醉中成长,把阳光穿在身上,让我们的青春也更加多彩。

凡人脸谱

心种一缕闲梦,其他随了秋风

■金佳萍

玫瑰,总带着唯美的气质。她又一次收到玫瑰,是在七夕的前日,花瓣上还沾着清晨的雨珠。这对她,倒真是个意外。手捧那么大的一束红玫瑰,是可以将连日阴霾一扫而空,而那种色,在目光的凝睇中,是深不见底的艳,仿佛把一缸子的胭脂都倒进去,也会悄无声息沉了底,又仿佛是暗藏着江涛的能量,把她心中抑制不住的欢喜推着走。

和同事搜检完最后一片叶子,连包装的金属片也翻遍了,这过程,有一点盼,有一点怕,心瓣似要脱落,又被一种叫灵犀的东西暗中托住。寻不到只言片语,有那么点失落,又有那么点安慰,这无落款的送礼人,她心中已经了然。一定是远在异国的他,择一特定的日子予她馨香的馈赠。

她与他,相识的年份,是可以用生命的长度做计量单位的,他识她时,差不多可以把现在的年龄对折,她识他时,也还不足现在年纪的三分之二。他与她弟弟比肩,中间还隔了妹妹。

那时候他还是个毛头小子,是她业务单位的技术骨干,她是港资企业一丝不苟的车间主任,虽然也还年轻,倒有一点灭绝师太的风骨了。她对所从事的职业充满敬畏之心的,任劳任怨自然不在话下,又兼着一点书生气,极看不惯为蝇头私利而出卖职业良知的行为。因此便得了领导器重,也间接掌握着外协单位的生杀大权。

生意场上混的人,哪个不是猴样的精,请吃饭或邀唱歌成了常事,她都是婉拒的。但对于花,她却来者不拒,不管出于何种用意,看的是花的面子。她当然也送,看病人,贺乔迁,参加友人的画展开幕,都得带上一束,不过选的多半是洁白的百合,点缀以满天星或情人草,那是纯粹的温馨祝福,不为光彩夺目,求的只是在喧嚣中,安然于静谧的一隅,都说赠人玫瑰,手留余香,那么赠人百合呢,当是别一番情衷的。

十八枝红玫瑰搭着白百合,喜极,艳绝。这样的浓郁,超出了目光的载重,她并不打算拿回家。同事说她心虚,她不置可否,这些年她的家早已种下了满室的绿萝,淡是淡了些,也平常了些,但长势却是跃跃然的,倒也贴近她那去繁从简的烟火人生。这样的一抹亮色,她想的只是,清凉境中或许就会显得突兀了。

他原也只是客户中的一个,送货过来,乘中午的间隙,偶尔一同吃饭,有时候他请她,有时候她请他。他讲他的江湖,他的年少轻狂。她包容地笑,也会好奇地问,他走南闯北的经历,那些匪夷所思的见闻,是在她的世界之外的。

友情,需要润物细无声的滋养才能茁壮,他是她的客户,他怕她,她不解,他说是怕自己的疏忽让她为难,以后做事情反而添了十二分的小心。后来他不再是她的客户,他依旧怕她,他说她从不开玩笑,有事说事的样子让他生畏。不过这是许多年以后聊天时她逼问的,这回答倒也没掺半分假,她也只能哑然失笑,其实直到现在,怎么玩笑她也没学会,墨守成规惯了的,不过,那时已经有些知己的味道了。

知己,更是经过岁月大浪淘沙后的千锤百炼。记得那一年,她女儿小时候,他说要请孩子吃肯德基,她让孩子称他舅舅,夹杂着老派和新派的,有种拉拢的味道。但不管怎样,心是诚的心,情也是真的情。那可全都是平时的交往中一点一滴积累的,他镜片后面的目光闪过一丝狡黠,她好得意的,似乎这么称呼,真可以换来个弟弟。她是从来不嫌亲人多的,何况还是这么个懂事乖巧的。

后来她父亲忽然离世,他是听到噩耗立马赶去的,他见她时,她瘦弱的身躯裹着素服,在寒风中萧瑟,那么多的人在忙碌,她是人群中的孤独。贫瘠的语言给不了任何的安慰,他拍拍她的肩转身离去,禁不住泪流满面。他哭什么?是为未曾谋面的伯父?是为她痛失至亲?还是他也有着感同身受的悲苦?可是,男儿不是有泪不轻弹的吗?

因为没了业务上的往来,竟有一年多没见过面了,只偶尔会在QQ中互致问候,汇报下彼此的近况,那是不是就生疏了,也要在芸芸众生一般擦肩而过?

清明前夕,家里本是一团祥和的,约了第二天去上夫家坟,公婆将她父亲的忌日当作分水岭,聊些无关痛痒的闲篇。这是她这些年的不堪重负。她的玻璃心瞬间被击得粉碎,那时候,她心中生出的是钻心蚀骨的痛,痛过之后是哀,哀所谓的家人,竟成了压弯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痛能怎样?哀又能怎样?除了哭,她还有什么?夜真长呀,哭着醒,醒了哭,那样的雨夜,是凿穿了铁墙也不见得有半点光的。清晨,她拨他的电话,是不假思索的,有种分内事的味道,毫不掩饰的哭腔,他在惊慌失措中赶到,伴她匍匐在冰冷的坟头,任凄凉无助的呜咽在沉寂的山谷间回旋。

再后来,又过了多久没见,记不得了,寻常的日子在安然中度过,联系少了,那种亲切和熟悉是未减半分的。疫情的那段时间,他成了她似近且遥远的牵挂。他跟她分析时局的利弊得失,他保证一定会平平安安回来见她,这样的保证最是贴近她的心脏。

其实,见不见倒不是她最在意的,人在,情在,年华可以老去,白发由它滋生,祝福也可以隔着天涯,只要,相惜相知的缘分历久弥新,足矣!

过了明天,若有同事还因那艳丽的玫瑰对她抽丝剥茧地拷问,她想好了,只笑不答。至于钱哥那意味深长的一瞥,以甜蜜回敬,千转百回的人间第四情,凌驾于友情之上,且比爱情纯粹,与亲情相融,可遇而不可求的,当然也不指望人人都懂得。

七夕前一夕,她带着云淡风轻的温婉,在心里种下一缕闲梦,其他的,随了秋风吧。

湘湖诗会

东岳庙

■潘开宇

赴史书之约
在浙东唐诗之路上
临水而立
在烟柳画桥的商贾云集地
俯瞰官河之中
比流年更长的商船
俯瞰东西分两浙的衙前古镇
如何吴越通衢

赴水鸟之约
被晚笛惊起的水鸟
起落之间
已掠过老街石板路上的青苔
掠过古意的石桥
也掠过
萧绍平原上的一方水土

赴英雄之约
百年前东岳庙里
初绽在黑夜中的农运星火
从此在长风万里燎原
在时光深处
将岁月的峥嵘
盛开成平安的风华

东岳庙
在水云间
也在落日余晖下的人间烟火里
悠远